

# 莲川田篷的那域风水

王春国



▲田篷村景美如画 陈沈飞 供图

田篷,顾名思义乃古代农村田野间搭篷而居的房子。在常山,因类似搭篷而居村落之村名有很多,关阳篷、山头篷、中央篷、古县篷、黄泥篷……都是因先祖搭篷而居所形成的村落。

田篷,常山县东案乡的一个行政村,位处金源溪的中下游,时称“莲川”的岸边,东案乡北向,通淳古驿道上,今日东案至金源公路的隧道旁。

田篷,是一域山里边的地理形胜,东案乡的前库村与之相邻,然,前库就可说山外边的。前库与田篷大概相距三五里,其自然环境就两重天之别。前库,就是一片开阔的大田畈,是历史上常山的国字号粮仓,前库的地名也是由此故名。田篷都是山弄间,小溪旁的小域田畈,一湾溪水S型,构建了两处平田,给予百姓安家生活。

田篷的郑氏先祖,于元至元二年(1336年)由本乡上初迁此,就在这村后被誉莲蓬之名的山下搭篷安家了。

古人的智慧,很有寓意,莲蓬山下莲川岸边的这域地开垦成田畈,篷居又在田畈之旁,故取村名“田篷”,这地名就可让子孙后代,更简约地语悟祖上艰辛创业的历史背景。

真是值得点赞先祖,一域山间弄地,使其繁衍成一域郑氏旺族,既良好地耕耘田篷,又因家族之旺,渐渐地调理好村南边一域淤地,种上李子与梅子,后又见其地之美,故名“李梅淤”,便又迁移一些子嗣建屋分居,而形成村落。

田篷,是郑氏的福地,自元至今,六百多年已营造的一域人气旺盛,美不胜收“浙西第一门户”的高富美小康村。

那湾曾称之“莲川”溪水,婀娜多姿地顺着自然流成的美丽姿势,绕着田篷的百姓家门静静地流淌。溪水之汛期,虽有咆哮之势,但不决民,溪水最美的时期,即过汛后,那么的清澈,流到浅滩时而哗哗,时而静静,溪间鲜活的小鱼儿很是可爱,夏天的傍晚戏水于间,小鱼儿会围着脚边给予足痒,那小嘴一啄一啄,痒痒的,又有一种舒服,难怪一些足浴商家,

也仿大自然的现象,做起鱼疗足浴。

要说溪水给予人们休闲消遣的,或说既美又快乐的,还是村前的那深水潭区域。夏天,这里很清凉,因为,水岸山很高,水又深,所以,古往成了村民夏天最想去而且一定去的一域无比惬意,充满趣味的水上乐园,因为是那水至深至美至凉爽,能给劳作一天的人们躺在水中,消除疲劳,甚至还十分放松地仰天躺在水中,看那晚霞,许多时间劳作晚了还可看月亮看星星,在山弄的晚风轻拂下,那真是一个惬意之极的享受。更有趣的是,在这域水中的石崖间有许多鱼,许多能手还可徒手摸捉到石缝里的鱼,非常鲜活有趣。其实,这一域完全可做游客的天然浴场。

田篷的水,是上苍所赐免费资源。在其村庄的北侧,也就水的上游,古人早就做了很好的利用。一是筑堰坝拦水开渠引入村庄,至今仍然在享受古人开创福利,清水汨汨流经村前屋后,既方便百姓洗用,又灌溉门前的农田,同时,美化与静化了村庄的生活环境;二是筑堰坝办水碓,使之成为百姓生活所需的磨坊,不过这已成过去式了。这一域水坝水碓水渠加溪水的环境,很是特别,很有意境,今日所见又很纯粹,那哗啦啦的堰堰流水,似乎就告诉人们,我就是一域诗和远方,可以供人打卡做梦,所以啊,给智慧的百姓,在这里办起了农家乐。

其实,田篷村的南侧,也就是那被称为“李梅淤”,后改称“里美淤”的自然村落旁,正好村的水口,古人又充分利用溪水的水位差,在此筑堰堰,将水引入水渠,用于东案前库大田畈的灌溉。因为此堰坝的重要性,县乡两级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还花大钱,改用翻板坝,这样就更加适用汛枯两期的安全性。

田篷溪上的水工文化,还有多处,这本身就是文旅文章之重要内涵,做足做深做活,可谓是华夏古代水工文化之露天博物馆,既是反映人类智慧用水治水的一面,又为美丽乡村治理再现水工文化作用,更为乡村

文旅振兴打下坚实基础或培育积极有效之载体。

莲川之水岸的田篷人,已不是那居住在篷里时代的人,新时代文化远远改变了其生活生产方式,然而,烙在田篷人心中的田篷之域的人间仙境,不仅没有丢失,反而变得更可持续而富于新意。虽说,有许多不再是那么纯粹,但,还是保留着田篷古韵,新中见旧,找到文化传承的脉。

要说彻底改变,没有影子的,就是那村中土厕所,几乎家家都有的,在村中弯曲的路边,整排的相互挨着,而且,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的2005年初,一条村中大道打通以后,才彻底改变了那古旧的农村生活方式。

现在,当我们行走慢游在田篷的村中,或水岸曲径,或农家庭院或就餐于农家乐,或农家民宿就寝,或农民大伯的田野与大棚中,一切的情感都会油然而生。而且,那一幕幕的画面不是想想的憧憬。

路是柏油铺就的,也和城市一样有路灯;村中水渠(沟)既有生态的也有水泥浆砌的很方便人们亲水;村民居住的几乎全都是小楼洋房,几栋古屋点缀其中,似乎是村史见证;更多的农家小楼还有宽敞美丽的庭院,有条件办起了农家乐或民宿,似乎就是让游客住下来做一会田篷人。

其实,站在村委大楼上,田篷之景更加一目了然。无论是里美淤、莲蓬山,还是田篷,那错落有致的民舍楼宇在莲川之水中倒映,尤其是溪水雾霭中,还有屋后的大山背靠之衬,美的就是一幅江南水墨画。特别是村中水岸的亭子间的人们悠闲小坐,或水岸三俩相伴漫步,更给人以似村似公园之感。

从田篷村中到田篷田野,都是人们休闲寻得快乐的,那大棚中的农事与瓜香,既可参与,又可品尝,那高低错落的花海,既有立体的画面,又可多角度拍照留下美好记忆。

当然,田篷的文化历史文化底蕴,还有那山那水那古道的故事,只有用时光慢慢地去聆听去……

## 金竹山的来历

林华

何家乡黄冈村有个叫金竹山的自然村,2021年有48户,122人。主姓曾、江,还有徐、滕、朱、姚、廖诸姓。据《曾氏家谱》记载,曾姓于清同治七年(1868)从本县宋畈洞口迁此。

每处地名都有特定来历,有历史文化底蕴。为什么叫金竹山?因为该自然村所处为昔日金姓人的毛竹山上。金姓究竟什么年代种上毛竹的?目前无从查找,但据该村一些耄耋老人人口口相传,大约在明末清初时,有一金姓人家人丁兴旺,家道昌盛。一大家20多人共同生活,和睦相处。老大负责带人种田;老二负责带人种山;老三负责带人养殖;老四文化最好,负责经商。一家人男耕女织,各司其职。金老爷子运筹帷幄,管理有方,对各业分工既有明确职责,又有奖罚措施。比如种田的一年该打多少粮;种山的一年该收多少木材,多少油茶,多少山里作物;养殖的一年应养多少牛,多少猪,多少羊;经商的一年可赚多少钱等。各人都有相应的任务指标。

当时,农业生产主要靠天,由于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限,若遇大旱或洪灾之年,粮食势必会减产,甚至颗粒无收;山上作物也会受到严重影响,所以,农民每年都祈盼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。清顺治五年(1648)至十七年(1660),连续数年没有大的自然灾害,粮食生产连年丰收,负责管理旱地和山林的金家老二眼看没有管种田的老大成绩显著,不禁心急如焚,火烧火燎。虽然金老爷子没有指责他业绩差的事,但从老爷子常对老大褒奖和赞誉显而易见,老人在老爷子心目中的位置不是他老二可媲美的。

为了摆脱困境,老二专门拜访本村及附近村一些老人,向他们讨教如何发展山林,提高经济效益的妙招。可有些老者因仇富心理作梗,对金家老二的诚心讨教却藏头露尾,避影敛迹,反而呵呵地说:“你们家已经富得冒油了,还想怎么的?”看他那一脸讥讽的神色,老二无奈地摇摇头,悻悻地离去。

回到家里,老二不甘心地脑中搜索着对应之策。突然想起,村东头的刘叔精通农作,为人谦和,也许可谈得拢。他知道刘叔嗜酒,却常常因囊中羞涩,只能让酒虫子在喉咙里挠喉擦痒。于是,老二拎一瓶酒又包了一包旱烟朝刘叔家里走去。

刘叔在家里正为如何安抚酒虫而烦恼,忽然见金家老二拎着酒来访,似乎是磕睡有人递枕头,喝酒有人送杯子。但他知道金家老二不会无缘无故送酒给他,定然有事求他。于是忐忑不安的说:“金家二少爷,今天怎么有空光临寒舍呀?”老二说:“不瞒刘叔,今日有事请教,望不吝赐教。”于是他说因想了解如何发展山林产业,特来向刘叔请教。

刘叔一边叫家人泡茶,一边捋着并不长的山羊胡子,脑子里思考着如何回答。他寻思着此事不能很快给他答案,于是说:“要么容我与你到实地查看查看,根据不同地形给出对路发展的办法。”老二当然求之不得,认为这是最稳妥的办法。于是他带着刘叔到他几个山头、山坞都走了一遍。如哪个山脚下可种桃李,哪个山坞可种杂粮,哪座山上可种毛竹,哪座山上可种杉木等,以及靠南边种什么,靠北边种什么都说得一清二楚。为表示感谢,老二请刘叔到家里吃饭,对其盛情款待,并赠钱表达谢意。

那片种毛竹的山上因砂壤土,疏松性和透气性好,而且土壤深厚,没几年就成为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,更是一处标志性的产业。然后此处就有了新的名称——金竹山。

若干年后,金姓外出经商者越来越多,然后陆续定居在其他地方。然而金竹山的地名仍保留了下来,直到同治七年曾姓及其他姓陆续迁来后,虽然农业生产方面不断有新的改善,但仍使用金竹山的地名。意欲将这一传统历史文化传承下去。